



放大婴儿一万倍

● 翟永明

2002年，姜杰制作了她的架上雕塑作品《在》。后来她以此衍生出新的作品《放大祥云一万倍》。这两个作品都是从《易碎的制品》延续下来的主题。与早期作品中带有易碎、危险和怪异的婴儿不同，已为人母的姜杰这次创作了一个写实的、超常的但又是健康强壮的婴儿，她命名它为《在》。这一次姜杰把她的关注推向极限。她重新思考婴儿与世界的微妙关系。虽然从婴儿的面部神情，仍然能感觉到过去作品中某种怪异的气氛（现在是在一个极端溺爱的气氛下），但这个婴儿显然是商品时代的产物。他光滑、清洁、无邪，一眼看去就是成批生产出来的工业品，但同时又绝对地与时代契合。2002年她在成都现代艺术双年展中展出了《在》的其中一部份，后来她发现在展出空间中，男性超大尺寸的话语场，掩盖和消解了她作品中细微敏感的部份。在那之后的婴儿系列中，她开始把尺寸的问题带入作品中，并将其中一些婴儿用工业喷漆着色，使它们看上去更有批量感（尽管这些婴儿实际上都是手工做成的），更具商品性。一群玩偶式的带有成人表情的婴儿腾飞在万里祥云之上，蓝天白云在身边起舞，脚下是一片锦绣河山。这些婴儿就这样寓意了一个患有轻浮的轻度谵妄症的时代，尽管这个时代在一段时间内显得颇有合理性。姜杰在这一幕祥和之图后面，掩藏的是一个敏感的母性视点，她对新生宠儿的未来生存环境，无力而又担忧的洞察：美丽、光滑、富裕的婴儿仍然是无助的弱小生命，浮华背景后面仍然是易碎和隔膜的生主题。这是无论我们，还是我们之后的新新人类，抑或是祥云之上的后新新人类，永远都会从出生开始，就面对的问题。

姜杰9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现成品来表达自己的观念。她使用工厂生产的模特产品，突现其中中性、无性别的部份，也就是她认为比较现代的一种特征。她用纱布和蜡在上面做一些塑造，骨骼、肌肉、细节等

等。在姜杰看来，纱布本身特征是医治。是一种既可脱落又可覆盖的医用物品。它传达出这样一种指向性的情绪：一种袒露的，伤痕累累的存在。这一方法也被她用于后来的作品《情形男女》：类似木偶一样的小孩，头对头，眼对眼的两个异性孩子互相观望着，表面上有一种刺激感。但姜杰并不喜欢表面上的强烈冲击力，毋宁说她追求一种被她称为“隐痛”的东西。虽然她选择的材料带有刺激性的，但却并不是能引起轰轰烈烈的那种感觉。而且越到后面，她作品的感觉越微妙。这与姜杰对材料的选择和她所关注的问题有关。

对姜杰的婴儿系列的评论，不能仅用西方话语式的简单叙述来加以概括。从姜杰的婴儿题材来看，她的表达其实是一贯的：表达生命的偶然性。

《长征：肖淑娴》是姜杰2002年参与大型行为艺术《长征：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》时所作的作品。像所有女艺术家一样，姜杰声称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。但是选择“红军托孤”这样一个角度，至少说明她具有的女性主义意识。这个角度也是以前表现长征题材的作品中少有涉及的。正如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一次长征一样，女性在“长征”中的角色（历史上和艺术中）是配角，是不足道，或者说是起着一种绿叶式的陪衬作用的。虽然说她们在其中付出的代价甚至比男红军更为惨烈。关于“她们”在“长征”这一革命的行为中的价值和牺牲，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。姜杰正是从女性和母性的双重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革命题材（与历史事实相同的是：在参加此次行为艺术的艺术家中，也没有人从“女红军”这一群体的经验去处理长征题材）。简言之：姜杰的作品重新拷贝了当年长征路上众多女红军处于革命的需要，将自己的孩子遗留在长征路上老乡家的真实故事。她依然是使用自己的现成品婴儿雕塑，在长征路上寻找愿意接受其婴

儿作品并“收养”婴儿的人。接受者须每年在其接受日怀抱婴儿照一张全家福，并将照片送给艺术家本人。四川省泸定县的肖洪刚于2002年9月26日接收了姜杰的婴儿，并为婴儿取名为“肖淑娴”。在2002年和2003年，肖洪刚都寄去了抱着婴儿肖淑娴的全家福。由于有了参与者，这件作品便与肖洪刚一家有了互动关系，作品的生命力也得以延伸。最初的作品名《送红军：向长征路上的母亲们致敬》也由此改为《长征：肖淑娴》。2003年9月，在题为《新生代，后革命》的展览上，姜杰又将这件最初只是作为行为艺术的作品，扩展为一件集观念行为装置雕塑为一体的作品。她使用了婴儿床、婴儿鞋，以及寓意长征的鹅卵石，并将它们与《星火燎原》中关于女红军托孤的文字，她本人关于《长征》活动的设计方案，以及肖洪刚一家抱着婴儿的全家福照片并置一起。作品主题也从最初的“向长征路上的母亲致敬”，移向了她一贯的核心问题：婴儿生命的脆弱。弱小生命在入世之初，就成为代价。他们太弱小了。在这里，其含义更指向在社会和历史的重要背景下人性的脆弱与无助。在那一段真实历史中，没有人去考察过他们（她）们的成长过程，更没有人关心过这一人伦惨剧（从婴儿的角度，当然也是从人性的角度）带给他们的心理和命运的变化。姜杰的作品在人性角度上对这一主题既是补遗，又是纪念。姜杰本人和参与收养婴儿的老乡原本都与长征没有任何关系，但现在通过每一年的信息反馈，她/他们之间，包括与长征和长征的行为艺术之间，就发生了一种虚拟的共谋关系。我们也许能借此考察出“肖淑娴”今后的命运，但是，我们永远不知道婴儿的命运如果不在某一刻发生改变，它的原生状态会是什么？就象我们永远不知道林间的两条路中，没有走的那一条通往何处？

在 雕塑 姜杰